美食，是游子对家乡最长情的牵挂

郑雄文

少小离家，从长乐县城再到厦门，脚步始终停留在八闽大地，吃到的还是正宗的闽菜。虽然早餐从锅边糊、海蛎饼自觉换成了厦门面线糊、沙茶面，但总有那么一缕家乡的味儿在碗里面。大学毕业后，远离家乡来到南昌工作。初入时特别不适应“老表们”的咸辣，对于连青菜都放辣椒的做法至今仍“耿耿于怀”。

记忆里的锅边糊、福建芋泥、红蟳米糕、海蛎煎、佛跳墙、米酒插蛏等极具特色的闽菜风味，在赣鄱红土地街头巷尾的各色饭馆，总是难以寻觅。偶尔寻觅到一两家海鲜馆，总觉得缺了一股劲儿。这股劲儿，也许就是长辈们用筷子蘸的那点鱼露，父辈们在酒桌调侃时给的一勺青红米酒；这股劲儿，是儿时对家人的记忆，是长大后的那股对家乡风味的馋劲儿，是镌刻游子们身上忘不了的乡愁吧。随着年龄见长，这只“馋虫”一次次爬上来，让乡愁挥之不去、缠绕心间。

国家发展日新月异，高铁、航空、高速公路网络延伸到每一座城市、每一个县城、每一处村落。新兴物流带来的便利，让全国各地的美食得以快速流动，也让离家千里的游子们随时能够找回记忆中的味道。而其中缺的那股劲儿，也只能由游子自己去慢慢摸索，顺着儿时看父母烧菜的依稀记忆，一次又一次尝试，一次又一次接近当年的味儿。而我的家人和好友，则“首当其冲”成了我屡败屡战尝试的小白鼠。

北风乍起的冬夜里，烧上一锅浓浓的鲈鱼粥，乳白的鱼汤和白米里的淀粉，在砂锅中碰撞、结合，出锅前加入腌制好的鲈鱼片，撒上灵魂配料芹菜段，只能用“绝杀”二字来形容了。

闲暇无事的周末，到菜场精心挑选好汁多肉美的老蛏，不厌其烦地一个个剥出蛏肉，和大蒜段一并加入蛋液。大火下锅，在蛋饼成形时急忙叫来好友，观赏一下我的颠勺绝技。完整的一张蛋饼，裹着蛏肉的鲜甜，配上福州地瓜烧，小酌几杯也无妨。

航空冷链运输，让远离沿海的内地，也能感受到开海季节的豪迈。挑上两只肥美的梭子蟹，斩块洗净摆盘，打上一个土鸡蛋，加入 1.5 份蛋液比例的泡姜清水，佐以花雕、鱼露、蒸鱼豉油、少许胡椒粉，淋上一圈，大火猛攻，7 分钟后，撒上一圈葱花，一道美味的梭子蟹蒸蛋，就让乡愁短暂回到五脏庙中去了。

成家之后，连带着爱人的口味也变得挑剔起来了。每每出去找寻好吃的馆子，媳妇总会来一句，“估计还没你做得好吃，算了回家自己弄吧”。鱼露、鸡汁、加饭酒、红酒糟、沙茶酱等福建特色调味品，媳妇总会定期上网补齐。怀二宝以后，媳妇的嘴巴也刁了不少。我时常调侃她，不是很挑食，就两样不吃，那就是“这也不吃，那也不吃”。当然，这份调侃基于常年相处下来，对我厨艺的更高要求。孕妇自然要多补铁的，而猪肝这是补铁的绝好食材。然而，要做好猪肝却又不易。火候过了太柴，火候不到不入味。妈妈的一道溜肝片，涌上记忆。猪肝切片洗净血水，码味加红薯淀粉拌匀，大火炸十来秒迅速捞起控油。锅留底油，姜丝提味，青红椒切片迅速翻炒，加入炸过的猪肝，配上调好的酱汁，勾薄芡起锅装盘。在品尝前，特意拍了照发家人群。老妈给的评价就是，“拍得挺好看的，但这猪肝是不是老了？有空回来老娘给你们露两手！”

美食，这头是父母的牵挂；而在那头，是在异乡的游子对家的无限乡愁。

粮票的故事

梁永平

老物件诉说着往昔峥嵘岁月，老照片纪录着一段情感浓厚的历史，各种各样的老票证聚拢起来，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。

电视剧《大江大河》中有这样一幕：杨巡用粮票换面粉，做成馒头和乡里人换鸡蛋，再进城高价用鸡蛋换成城里人的粮票场景，让人印象深刻。

抚今追夕一张张尘封已久的粮票，纸张泛黄、质地脆弱，浸透岁月的票证，把思绪拉回到上个世纪计划经济的票证年代。

在粮食统购统销的年代里，“粮食定，天下定”、“物价稳，则国家稳”，城市居民无法逃遁于粮油关系之外，当你出生、婚嫁、迁徙、死亡时，必须到粮食管理部门办理增减定量和转移供应关系的手续。粮油关系的建构从“划片定点、凭证购粮”开始。一般市民，发购粮证、凭证购卖，或暂凭户口簿购买。

航空工业直升机所建所创业初期，我跟随父母举家搬迁。景德镇到岚山脚下的职工也不例外，成为城市居民发放购粮凭证之一员。

那时候，一个人若没有票证就寸步难行，假如你因公出差在外，首先要凭所在单位的出差证明，按出差天数发放相应的全国通用粮票。否则，全国的大小饭店、市场一律谢绝供应，哪怕你磨破嘴，跑遍全城也无济于事，甚至是一片饼干也买不来，你就等着挨饿吧。如今的人们是无法想象这一种场景。

直升机所附近的景德镇市东郊国营粮站是仅次于电影院的热闹场所。只有一条通往粮站的小道，低矮的平房四周围都是稻田地。清早起来，大家就骑着自家 28 或 26 自行车去到粮站排队购粮，还得揣上江西省非机动车行驶证件出门，以备路面交警查验。那时候，购粮必须带上粮本“验明正身”。粮站是早上八点开门，整个粮站前挤满了前来购粮的排队群众。有人提议排队发号，以免有人插队；有人主动站出来，维持排队秩序。粮站站内有两台磅秤及各自一个斗型盛米面的四方容器。容器一侧下方有一开口，袋子对准开口，拉开口，米就滑落到米袋里，然后上称称好，一人报数，一人核准定量结账，递交粮本画押交钱取走。

当时整个直升机所所在的东郊地区只有一个粮站，可想而知，周边的群众需要购粮，排队也是当时的一种购买商品的一种最为原始状态，排队几个小时是常有的事，如今的这种场景很难看到。直到临近中午才轮到自己购买一袋大米或一袋面，1 角 3 分钱一斤（都是早稻，晚稻很少），由于生长周期较短、米质疏松、腹白度较大，透明度较小、缺乏光泽、硬质粒较少、品质较差，比晚稻米吸水率大，粘性小，糊化后体积大易出现饱腹感，也是当时人们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主食。

后来，直升机所里有了自己的粮店，晚米也逐渐走进人们的餐桌，吃早稻米的历史也逐年减少了。在家属区里，直升机所相继开办了粮店、蜂窝煤店、菜市场、一条街、银行等服务设施，来缓解职工购粮及购物等生活难题，从此直升机所职工到新厂粮店购粮的历史结束。

1985 年国家又取消了长达 30 多年的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，城市居民的饮食结构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粮油实现敞开供应，粮票证件已无用之地，被正式宣告停止使用，老百姓再也不用为找不到粮食发愁了，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，人们的日子更上一层楼。

“票证经济”曾影响了几代航空人的生活，再也回不去的岁月，沉淀下来的是满满的情怀和浓浓的生活韵味。当然，这当中还有那个年代的每一个人，不尽相同的情感故事和多彩的往事。

楼外的桑树

李桂连

一场秋雨一场寒，昨天下了一场夜雨后，清晨打开窗子，看到二十年前自己亲手栽种在楼下的桑树，叶子湿湿的，绿绿的，挺拔着布满叶片的经络腰板，精神抖擞，在略带寒气的秋风中摇曳。

在这个小区居住二十来年，前后左右，上上下下，满眼都是幢幢高楼，身处这样的水泥森林中，内心的压抑感是可想而知的。唯一让我心情爽朗的是，每天能够推开窗，欢愉地和伸展到窗口的桑树枝叶相见，抚摸她灰绿色的枝干，亲吻她碧绿色的叶子，我给她以关爱，她给我以清新，我们两情相悦；到了夜晚，我躺在床上似睡非睡，脑海中曾经无数次和桑树的枝叶心照神交，让我心旷神怡，面带微笑入眠。

说起栽种楼外这棵桑树，这和父母的栽桑爱桑用桑的情怀有关。

我生长在深山区，从懂事起就看到父母为了家里生计，种桑养蚕。那时候，我家是个分散户，居住在一个小山坳，离村子里的居住点还有六里多的路程，因此也就少了一些政治运动带来的麻烦和生活压力。当时为了养蚕纺丝增加收入，父母在小山坳里，每年都要栽种和嫁接两三千棵树苗和成树。特别是有些毛桑树和野桑树，它们的叶片小而且绒毛密，不适合家蚕的有效食用。于是，父母便从村里和村外寻找叶片光滑肥厚、宽大的枝条，剪下来嫁接在毛桑树和野桑树的枝干上，不到一个月就能分蘖出新桑芽。再过一两个月，便能伸展出五六十公分的新枝条，上面长出的桑叶片就是家蚕喜欢食用的又光滑，又肥厚，又宽大的叶子了。桑树多了，家里养蚕的数量也就增多了，卖蚕丝的收入就提高了。

家乡的小山坳，漫山遍野都是桑树，我从小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，自然就和桑树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并且，嫩绿的桑叶当野菜馅，做成玉米锅贴，香喷喷，很诱人；甜美的桑葚儿当水果，甜津津，润心田；桑叶喂大的蚕蛹烤熟了当零食，油滋滋，极美味。

搬进新房，别人家都栽种风景树和果树，父母在楼外巡视了一圈后决定让我栽种桑树。桑树对于他们来说，有情，有爱，有思念。他们走了六里崎岖山路，从家乡原住地的小山坳里挖来了一棵小树，让我栽种上。

现在，这棵桑树已经碗口粗，十多米高，站在二层楼的阳台上就能和她亲密接触，是我家一道亮丽的风景，也是我和桑树情感的交结，更是我对逝去父母由衷的思念。

前几年，从电视上看到专家介绍霜降后采摘的桑叶茶有降压降脂的功效。我便按照网上提供的方法制作了一些桑叶茶，不管它效果好不好，沏上一杯桑叶茶，润在心里，就是感怀，就是温暖。

窝窝头随笔

李方春

参军后，我和新入伍的战友们经过一路奔波，到达了部队驻地。一到驻地，我们就被直接带到了部队食堂。因为——先用美食招待新战友，这是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光荣传统哦！

走进食堂，只见饭桌上已摆满了热腾腾、香喷喷的饭菜，几位腰围白围裙、头戴白帽子的军人正在紧张地忙碌着。见我们到来，他们立即放下手中的活儿，满面笑容的和我们握手、寒暄，并热情地说：“一路上辛苦了，快吃吧！”“趁热吃，多吃点！”“随便吃，不要客气哦！”……

面对此情此景，我和新战友们可真的不客气了——大家迫不及待地喝稀饭、姜汤；啃馒头、包子；吃素菜、荤菜……真是美味佳肴、让人尽享啊，吃着吃着，我们的疲劳一扫而光了。孰料，当我们拿起桌上从未见过从未吃过的一种金字塔式的“窝窝头”（当时，我和一些新战友并不知道是“窝窝头”）啃吃时，几乎每个人都皱起了眉头——只觉得“窝窝头”吃起来似乎生硬、干涩、粗糙，满嘴是渣，难以咀嚼和下咽。

“不好吃，那就别吃啦！”在一旁“观战”的战友们见状，满面笑容又异口同声地对我们说道。记得当时很少有新战友吃完一整个“窝窝头”的。

虽然啃吃“窝窝头”的时间颇为短暂且连一个“窝窝头”都没有吃完，但“窝窝头”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而且，还使我对“窝窝头”兴趣顿生，产生了要更近一步地认识“窝窝头”、了解“窝窝头”的念头。

原来，窝窝头是北方地区的面食，采用玉米面、高粱面、米糠、薯类和叶菜等绿色天然的五谷杂粮制作，略作圆锥形，底下有窝，故称“窝窝头”。

窝窝头中的纤维素含量很高，具有刺激胃肠蠕动、加速粪便排泄的特性，可防治便秘、肠炎、肠癌等。其中含有的玉米油，更能降低血清胆固醇，预防高血压和冠心病等疾病的发生。

认识和了解了窝窝头，我和战友们便喜爱吃窝窝头了。至今，我和不少战友都还保持着吃窝窝头的习惯。而且，我们还把它作为“光荣传统”，向家人和朋友传播呢！

剃头匠老乔

杨胜

老乔是东边的蒋庄人，生得人高马大，气宇轩昂，一看就知不同凡响。小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他曾经是国民党游击队的营长，但到底是什么情形，如何能在历史的大潮中生存下来，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谜。蒋庄在我们村的东北方向离我们村只有五、六里路，不属于我们大队，但他却包了我们大队近百号男人的理发任务，因此我们对他很熟，也就是说，他是我们这里的新闻人物。

乡里人的头发一样会长长，但却不会象城里人一样去理发店理发。那样不但贵，且理发店都设在城里或镇上，费时间，一来一去哪里耗得起。于是就有了老乔这样包村的理发匠。

老乔的行头却也简单，一个布包，里面有推子，剃刀，黑得发光的荡刀布，一块白色的单子，大概还有一把剪子。洗头刮脸要用热水、毛巾各家自备，椅子凳子随便从谁家拿几张来，找个树荫下，就能开起工来。一个庄子，有十几个、几十个要剃头的男人不等，有时还要等人耗时间，往往要一天或几天时间呆在一个村子。中午饭就在各家吃，由各家轮流做，不论好坏。这就有些城里干部待遇了，但却不给饭菜票，比驻队干部还牛。

以前是人民公社，基本集体出工，后来分田到户，但人都守在一亩三分地上，没有外出打工的，老乔剃头来时找人也好找。男人剃头不算误工，常常是一个人剃头，几个人借机在旁边抽烟聊天，因为各家男人都享受这待遇，自然大家也都没意见，这也可见老乔的好处。老乔家里没女人，他一个人拉扯着儿子，身上却干净利落，脸上的络腮胡子刮得干干净净。老乔干活麻利、极有风度，看他白单子一抖，显得那个飘逸潇洒，往脖子上一套，就开始了他的又一个服务对象。老乔上知天文、下知地理，能侃苏修、能嘲美帝，会偏方治病、还会往来古今，听他聊天绝对是个享受。他从不局限某一个方面，顺手拈来但总能勾起大家的谈话欲望。不要小看了看似缺知少识的农村人，他们目光虽然短浅，但却自有井底之蛙的自尊，对人的高低贵贱看得格外分明。我想老乔大概正好符合了他们的崇拜标准：比他们知道得多了那么一点，却不能高高在上。我记忆里剃头匠老乔在的场合总是热热闹闹，是我喜欢凑上去的时候，虽然不能记得当时他们聊天详情，但老乔手不停，渊亭岳峙，口若悬河的气度、风范，却让我的钦佩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。

农村人不讲究太多，头发不可能是每月都理，这得按老乔的节奏走。老乔承包了好几个大队，在他承包的范围内跑一圈下来，再轮到时，就是你的头发要理的时候了。包村理发每次是不收费的，到剃过年头时一次收齐。每个头次大约是一毛五、两毛钱吧，这样下来，一年也就一、二元钱，好象没有听说谁欠钱的，这也得是老乔的手艺好、人缘好。

一个村，只有成年男人才能享受上门理发服务。但当时乡里人普遍多产，一家有几个调皮蛋子，头发是个很大的问题。于是几乎有小孩的家都要自力更生。剪刀剪出的“狗啃头”会成为小伙伴们的笑柄，下次死也不肯让家长动剪。于是许多家里便下本钱买来高档家用：理发推子。父亲或是家里长子，便负责起理发的重任，和老乔抢起了生意。不管理发推子下的人的呲牙咧嘴，在“下次就好了”的威逼利诱下，一个要多难看有多难看的伟大作品“诞生”了。这样的头在当时颇流行，却也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写照。这样倒也催生了不少理发“高手”，至少推子能在头上走得顺溜。但不管怎么样自认为得计，理发推子却也是消耗品，总会变钝，一推子下来能让人哀嚎得“心都碎了”，这样一个好几块钱的东西就变成了废物，让人看得心痛。于是好多人都打起了老乔的主意。老乔的推子永远那么锋利，一定自己会磨。于是闻名全大队的“李春生”事件发生了：有五个男孩子的李春生，在轮到他家派老乔饭时，特地杀了只鸡来款待老乔。酒饱饭足，拿出了变钝了的推子，请老乔费心，帮助磨一磨。“呵呵，我不会磨呀！”老乔就这么脸不红、气不喘地轻松拒绝了，直把李春生气得个半死。但自此，所有人都绝了请老乔磨剪的望，也让我对老乔的崇拜之情上升到顶点。

老乔的理发功夫一流，我是亲自领教过的。在 1986 年的时候吧，我还在县城读高中。有一天老乔把理发摊设在了我家里，那天我正好星期天在家休息。母亲说，正好你头发也长了，让乔师傅也替你理一理吧。我便端坐着，享受着少时偶像的服务。我便顺嘴说到了城里的一件新闻：“火车站附近一个人爬到高压线塔上被电死了”，不料老乔说道，“噢，火车站往东才有一条高压线啊！”让我不禁惊出一身冷汗，心想真是高人，但我至今不知道枣阳火车站附近哪里有高压线。我这个头，被老乔细细打理了有半个多小时，用足了精神，显得我精神抖搂，赢得周围人的咂咂称赞。我少年心性，吩咐母亲给了老乔三角钱——县城里我每次剪发的标准，老乔笑咪咪地收下了，让母亲心痛不已，背地里说：“这老乔，大人理个头才二毛呢，也不知让下……”

后来，我离家上了大学。就在那时候听说老乔瘫痪了，小乔——老乔的儿子，顶替了老乔的工作。后来，听说老乔死了。后来，家乡的理发事业又被另外一个人顶了。再后来，听说没有包村的理发匠了。我问父亲现在理发怎么办？他说，到城里或镇里的理发店，两块钱一个头。我又问为什么没有包村的理发匠了，但我其实在心里是知道答案的：青年人都到外面打工了，整天在家里的只有老人和孩子，实在是养不起包村理发匠了。父亲的眼里没有一点的留恋与感伤，但我固执地认为，这种感觉，全部隐藏他沧桑的面容之下。